

发现这位小帅哥真的豁达,豁达里不乏幽默。他一边吃饭,一边就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发表一些佐证意见,说其实人啊都有返祖现象,你看我的耳朵就是,我的耳朵会动。

我仔细看,发现他的眉毛在动,他说我的眉毛动是因为耳朵带动的。我再仔细看,说,你右耳朵确实能动。他说,我左耳朵也能动啊。我再转过脸看,果真,左耳朵也一跳一跳的。

说陶医生是小帅哥,那当然是帅,五官特端正,电视剧男一号似的,但说他小,却也不算,也是四十挂零的人了。

陶医生在饭桌上所表现出的幽默,一下子让我信了一年网络上的那些报道,所以他被砍伤之后,在医院的第一时间就说了那些叫人特感动又特感叹的话。他那一刻没有哀怨,没有愁苦,没有咬牙切齿,只说了一句“幸好被砍的是我,我年轻,跑得快,如果砍的是另一个医生,后果更可怕”。



陶医生的豁达

□黄亚洲

这种豁达与幽默,是一种底气。

我问他,一年了,左手恢复得怎么样?因为此刻他就坐我右侧。他受我女儿之邀,来我女儿家吃晚饭,恰好挨着我坐。我要是动作幅度大一点,还真会触碰到他被刀伤过的左臂。所以我无论是夹鱼块还是舀水饺,都会留神着点。陶医生动动左臂,说现在好多了,那时候,很长时间不行,自己摸上去都像摸着冰块,因为手臂神经断了,就没触觉,摸上去像摸着冰块一样。

那么,将来还能不能再上手术台为病人做手术呢?他想一想说,可能会,会做一些简单的手术,但太复杂的手术可能有困难。

这话题显然沉重了,所以我也想来点小幽默,我就说,兴许,手臂神经完全恢复以后,接合的部位还会格外粗壮,这样一来,神经反应或许会更灵敏,往后,更复杂的手术也能做了。

一饭桌的人都没笑。我自己暗骂自己一声。

是的,这一点都不好笑。

现在想来,那是多么惨烈的一幕。一年前,1月20日,手持菜刀的那个姓崔的医闹,其实不该叫医闹,应该叫歹徒了,就那么恶狠狠冲进诊室,竟以“疗效不彰”的荒诞理由行凶报复,没找到自己要寻的那个已经治了一年之久的眼科医生,就朝着最后一次为自己做手术的陶医生狠狠砍了过来,致使陶医生左手和前臂肌腱断裂,失血1500毫升。要是一旁的医生与患者奋起出手相救,倒在血泊中的陶医生是难逃厄运了。

让我扼腕的是,一个理性社会怎么会这样丧心病狂的偏执狂。其实,任何社会都会产生如此不可理喻的报复全社会者。人性里无法消亡的恶的部分,总会推出自己的作恶帮凶,尽管少之又少。一年前在网络上突然读到这则社会新闻的时候,我一颗心都抽了起来,一方面为任劳任怨的医护人员鸣不平,另一方面想,人性恶真是防不胜防,遇谁谁倒霉啊。

真不是每个人都能很好处理这一场飞来横祸的。

陶勇医生,正直、儒雅、豁达、幽默,我今天在饭桌上当然是亲见了,其实在网络上已经读过他的很多事迹。网络上对他的一句评价是:中国未来眼科重要的中流砥柱人物。指他毕业于北大医学院,留德的博士,2015年被评为首都十大杰出青年医生,他还是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分会葡萄膜炎与免疫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关键是,他的专业水准太棒了。他曾在眼科SCI杂志发表论文98篇,中文期刊发表论文51篇,主持国际科研基金4项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两项,获国家专利3项,参编书籍3部。

要有多不容易,就有多不容易。

还有一个事实是,我国需要30万名眼科医生,但目前我国合格的眼科医生仅有3万名,能做白内障手术的仅几千人,能做眼底手术的更少,而陶勇就是这“更少”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一位,被寄予厚望的一位。

陶医生成为一个医术高超的眼科医生,与他自小刻苦好学的分不开的。他在1997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专业,当时整个江西只有两名学生被该专业录取。本科期间,他的学习和实习成绩也是最优秀的。他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大学生活:手术室一待就是一天,没有时间吃饭喝水,一天下来疲惫得不行;为了完成毕业论文,发表SCI,还要挑灯夜战查资料、写论文;查资料的时候,为了省下车票钱,骑自行车顶着烈日跑遍北京城的图书馆,就为了在一本泛黄的书籍上找那么一小段文字;甚至连实验室的猪饲料没了,都是自己去食堂的泔水桶里扒泔水,回来时一路顶着他人奇怪的眼神。

后来,他师从全国顶尖眼科专家姜燕荣和黎晓新,



这两位前辈都对他的专业技术赞不绝口,称他是那一届最优秀的眼科传人。毕业后,他选择进入公立医院,2011年成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4年后,担任朝阳医院主任医师;2016年又成为博士生导师和教授。

如此优秀的人才,不能被渴求人才的单位盯上。不少私立医院找上门来,提出百万年薪的待遇,甚至准备好了合约,只等陶医生点头。但他没有动心,他的志向里缺乏一个钱字。他也被公派到德国做一年的访问学者,访问结束后,也有教授挽留他留德继续做研究,可他当即就谢绝了。他打青少年时起,就有一个从不移位的愿望,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医治眼睛!

他是防不胜防,遇谁谁倒霉。

因此,为解决病人看病难、难看病的问题,他将每天的出诊任务排得很满,甚至没有吃饭、上厕所的时间。早上刚开诊,桌面就被病历本铺满。手术室的排队,也是从天亮排到天黑。他最多的手术纪录是一天86台。

真不是一个常人。偏偏还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好人。

举几个实例。4年前有位患者因患视网膜脱离和白内障,急需手术,但患者经济困难,拿不出那么多钱,陶勇说:“不够的钱我先垫上,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瞎。”甚至,不少人避之不及的艾滋病人的眼科手术,他也尽心尽力去做。他说他们也是患者啊,也渴望光明啊。

有一次随“健康快车行动”去深山里为贫困患者实施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遇到了一位80多岁无儿无女的老太太。老太太的白内障非常严重,眼睛眯成了一道缝。当地医院不给老太太做手术,身边也没人陪她去大医院做手术。陶医生当然也可以选择不做这台手术,万一出事,会惹麻烦。可是不冒这个险,不帮老人家实现有生之年重见光明的愿望,他说他心里会愧疚,“这就如同路边见到别人跌倒却不扶起来一样”。结果,手术很成功,老太太的一只眼睛恢复了视力。老太太高兴地纳了很多双鞋垫送给乡里乡亲,也托他人把鞋垫带出山外,带给陶勇,一同带来的还有一封信。信里的内容让陶医生感动:医生担心像我这样的病人会闹腾,我不会埋怨大夫,即使做坏了,也不会怪你。因为让你顶着风险去治了。陶医生说:“很多时候,人都把对方想坏了,别人不见得都像你想的那么坏,即使帮坏了,也不一定埋怨你。”也因此,他更加为贫困地区的患者着想,前后实施免费的白内障复明手术逾2000例。

但是,能料到吗,良善社会里的邪恶之人,竟拿着菜刀就冲过来了。

然而他是豁达的人。他在送给我女儿的那本长篇自述《目光》中,这样说:“慢慢地,我开始不再想这个人为什么要杀我,我为什么要遭此厄运。砍伤我的人,我相信法律会有公正的裁决,我没有必要因为他的扭曲而扭曲自己,我选择客观面对;碰伤我的石头,我没有必要对它拳打脚踢,而是要搬开它,继续前行。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兰克尔用其一生证明绝处再生的意义:人永远都有选择的权利,在外界事物与你的反应之间,你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我想如今我有所遭遇,也许就是生死边界的一次考验——把这件事当作我的一段独特经历,让我从医生变成患者,真正体会一下在死亡边缘的感受,对患者的心态更加理解,对医患之间的关系更加明确,对从医的使命更加坚定。爱因斯坦曾说:‘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把自我解放出来。’上天为我关上了一扇门,必定会为我开一扇窗。”

他的这种豁达是常人做不到的。他思考问题的站点很高,他甚至把弗兰克尔与爱因斯坦的言论,都垫在了自己的脚下。

确实,一个真正的智者,是不屑于对碰伤自己的石头拳打脚踢的,而只能是冷静地想办法搬开它。陶医生所使用的工具里,甚至还有诗歌。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还写诗鼓励千万个被病痛折磨的人。我当时是在网络上读到那些诗句的。他说“我把光明捧在手中,照亮每一个人的脸庞”,他还这样解释说:“我们的世界充满形形色色的苦难,病痛也是其中的一种,它构成了我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上天从来不齐惜雪上加霜,可是没有苦难,便没有诗歌。”

饭桌上谈及诗歌,我问他,你是抄录别人的诗句读给别人听,还是你自己写的?陶医生说,是我自己写的啊,又大笑起来,说你不知道呢,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有一篇作文,被评为我们江西省抚州市的一等奖呢。

这就明白了,陶医生是一位标准的文学青年。

文学叫人豁达,也叫人幽默。后来,我们的话题就无所不包了,国际局势、两岸和战、重大运动、医生天职、家族回忆,说得不亦乐乎,但陶医生始终保持着他的年轻的儒雅与豁达,谈吐幽默,不温不火,如他的手术刀那样稳健。

陶医生已经是我的微信朋友了,估计他在读到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或许会笑一笑说,不过吃顿饭嘛,写那么多字干吗呀。或许也会说,那就托这篇文字的吉言,让我的左臂神经真能恢复如初甚至更加结实灵敏,以便完全胜任我的为人带来光明的本职岗位吧。

当然,他是个豁达而幽默的人,他会这么说。

但我写到这里,却又有些心酸。

不写了。

王维,其诗中亦随处可见以心观物、物我两忘境界下的“生意”。王维的山水诗里,山花自开自落,山鸟自鸣自乐,一切都在自由自在中完成生命历程、实现生命价值。正是这种看似不经意的诗意和境界,最能直达人们心灵深处,唤醒生命情调。

在对万物“生意”的观照中,不惟发现生命的活力和趋势,还要探寻“生意”的源泉和道理,获得生命启示,是谓“理观”。例如白居易的那首“离离原上草”,描写野草顽强旺盛的生命力,同时也揭示了生生不已的宇宙运动规律。又如苏轼《惠崇春江晚景》首先是一幅“生意”盎然的春江晚景图,同时,二四两句,一句实写鸭子抢得时令的先机入水嬉戏,一句虚写河豚循着春天的脚步上行产卵,诗歌又蕴含时序交替与生命跃动的自然理趣。再如朱熹《春日》,在明媚春光中“寻芳”,满眼都是绽放新生命的春日盛景,消闲自在中,作者突然悟到了生命的真谛:春风回暖,阳光普照,这才是宇宙万物生命的源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中国文化哲学一以贯之,殊途同归。若从功利角度而言,人们在“观万物生意”的过程中,亦可以发现生命的意志,获得生命的力量,这也是“理观”的一种。如王安石《梅花》写墙角的梅花,不因地势的冷落而自感卑微,在冬日的寒风中凛然盛开,释放着生命的芬芳。诗人借不畏严寒、品性高洁的梅花,表达对生命意志的礼赞。郑板桥《竹石》同样描写了岩竹坚韧的生命品格和旺盛的生命力量。

可以说,古人在与万物的和谐共生中,发现了生命的韵味,获得了心灵的安乐,认识了生命的道理。



李林荣

洵河波光里的文思

六年前的深秋,我和柴福善一道参加汪西青山关采风研讨的活动。在攀爬野长城的陡峭山道上,在畅谈写作感受和文学态势的那间灯光有些昏暗的会场里,在石砌的老城堡、老门楼和平房小院间出入游走时,福善先生一头齐整的白发、瘦削干练的身姿、轻快敏捷的登山步履,以及特别谦和朴实的话语神情,都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论年龄和文龄,福善先生都是我的兄长辈。但自相识起,他就视我为朋友。时隔几年,我已记不清我是用了哪些言不及义的空洞说辞,来回应福善先生有关文史两种写作的思考和困惑的。一直清晰如初、不曾消退或淡忘的,只剩下对一位愿意跟我诉说他深耕写作近40年的甘苦得失的文坛兄长,将心比心、惺惺相惜的一份共感。实际上,福善先生所说的这种“写历史,为社会所需;写文学,则为心灵所愿”的情怀和心结,又何止是一个行当或一个地方的一个人所特有的。

为职业、为社会的写作和为心灵、为自我的写作,照理讲,完全可以相互激发、相得益彰,但实践中,却往往两难,甚至两相冲突。即便是以文学创作为本职的专业作家,也常会面临命题和自选题两种写作机遇并现而相悖的局面。至于不以文学创作为本职的大多数作家或文学创作爱好者,他们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的每一步跋涉,归根结底,其实都是克服了向内和向外、为人和为己这两种写作取向相悖状态的结果。往深处和远处想想,这也许正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文学创作赖以生发的常态土壤。纯而又纯的单色调和单向度即使真的存在,失掉了杂色的参照和反向的张力,它们的纯多半也只能幻化成悬空的虚无。

所谓文与史有异,文学与非文学不同的说法,终究只是一层名目之障和意念之隔。与其依着抽象的定义,把这些异与同的界限划分得像门墙内外或壁垒两边那么森严,倒不如尊重代代传承的写作实践惯例,把文类之别和文体之辨,视为写作者在行久致远的笔耕进程中抵达的不同纵深和不同境界。看破了这一点,无论是为社会所需的写作,还是为心灵所愿的写作,都同样可以沿着从内心出发的方向,形成小我和大我彼此贯通、个人和社会融洽对话的独特风貌。借用时下流行的一句话,这样的追求,也就是要把作品写在大地上。

《洵河的波光》书如其名,正好像从土地中生成、又在土地上流淌的一条河。河水所经,作者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平谷和游踪所及的东西南北各地,还有作者的家族至亲和文坛前辈,以至作者钟情写作、沉湎读书的似水流年和种种感怀,都描绘、陈述得历历在目,清晰分明如展观画卷,从容亲切如同席间谈话。

全书六七十个篇章中的前30多篇都属于游记。在现当代散文创作流变的大潮中,越到晚近,游记越偏重凸显主观感触和渲染自我色彩。与这种风尚截然相反,福善先生的游记多采客观材料,取著史实录似的直书法,初读时,不免会觉得过分板正、过分冷峻。读后再回味,对文中所记述的景致风物 and 乡俗民情的印象,反而异常鲜明、异常深刻。从这种写法中,恰好可以感觉到,福善先生大半生从事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考证研究工作的职业素养,已经熔铸进了他的散文创作,积淀成一种个人化的艺术风格和精神品质。

对一位凡事讲求以史为证、以实为据的资深的史志撰写者和文物勘察者来讲,他铭记和传述某时某地某人的最诚恳、最真挚的方式,就是尽可能详尽地归集实据,然后尽可能确切地据实道出。舍此之外,婉曲的修饰、主观的投射、自我介入其中的演义点染,都属多余的累赘,只会遮挡或覆盖他想再现和定格的那些人事景物的本色本相。这样的做法落实到具体创作中,或与传统美术中的工笔画有些类似,用于记人叙事状景,易得形神兼备、纤毫毕现之胜,却又难有写意留白、牵引神思的袅袅余韵。好在《洵河的波光》中,作者追念父亲和速写他与王蒙、林斤澜、张中行、刘恒几位作家交往片段的几篇精粹之作,已从侧面显示出他在散文创作上还有举重若轻、即小见大的另一副白描笔墨。

临近全书尾声部分,《西厢笔记》等一组解读中外名家名著的书评书话和作者回顾自己文墨生涯的《三十年絮人生》等几篇夫子自道之作,前呼后应,颇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的振奋感和紧迫感。十多年前,福善先生已届知天命之年,各体著述累积甚丰,行文走笔也早就轻车熟路,却还忙里偷闲悉心研读外国文学经典,并且认真写下读书札记。《洵河的波光》收录这些印迹,不只有为作者个人的读写经历系年存证的意义,对文友和读者,也有显而易见的励志共勉之意。



石鲁作

星河

石鲁

宋儒常教人“观万物生意”。明道先生窗前有茂草覆阶,有人劝他除去,他说:“不可!欲常见造物生意。”他还用小池养了几尾小鱼,时时玩赏,“观万物自得意”。那首脍炙人口的《春日偶成》,很好地体现了他对“万物生意”的欣赏:“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在中国古代文化哲学中,万物之“生意”是天地宇宙生生不息的源泉。《易传》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都是这个意思。孔夫子所谓“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禅宗所谓“青青翠竹,尽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智慧和快乐来自宇宙生命的体味感悟。世间一切可观可察的运动和变化,如日月来往、云收雨歇、江河奔流、花落草生、鸟鸣蝶舞等,皆是文人的观照对象。古诗中很多写景咏物的佳作都描绘了世间万物活泼泼的“生意”,一派生机勃勃、生意盎然。就诗人对自然万物的观照方式来说,古诗中那些关于“生意”的描写,可大致分为眼观、心观、理观几种。

远离尘俗,亲近自然,发现生命的活力和韵味,是谓眼观。谢灵运被贬永嘉,久卧病床,心境豁然,偶然临轩远眺,却发现春日已悄然来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池塘里的春草获得了新生,柳枝上也换了鸟儿在欢鸣。仕途挫折的谢灵运,在山水间蓦然发现了生命的变换。同为南朝山水诗人的谢朓,写暮春郊游:“远树暖阡阡,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树木丰茂,云雾缭绕,鱼戏鸟飞,荷动花落,处处都是生命的气息;《晚登三山



古诗中的万物「生意」

张同利

还望京邑》又曰:“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喧闹的鸟儿挤满了江中小洲,各色的花朵开满了原野,春色旖旎,生机满眼。二谢诗歌中对自然景物的观察,细致入微,不事雕琢,诗人在明丽的春光里,发现了万物的“生意”和秀美。杜甫的《江畔独步寻花》(七首)也是寻找“生意”的诗作,其五曰:“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聚成团方称“簇”,开得旺才成团,这一簇无主桃花肆意绽放生命活力,重重叠叠,或深红或浅红,让人目不暇接。在岁月流转中,春天是焕发“生意”的最好时节,古人的寻花诗大都是写春光里涌动的澎湃生命力。只要诗人放松心情,接近自然,随时随地都是万物的“生意”,所谓“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诗人回归本真和素朴,在物我两忘

中,发现大自然的“生意”,获得心灵的安顿,是谓心观。陶渊明脱离尘网,躬耕陇亩,面向自然,敞开怀抱,感受着生命的律动:“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在道家哲学中,万物生生不息,但最终都回归自然状态。当诗人归根复命,纵浪大化,以心观物的时候,勃勃生机便眼前竞相绽放。杜甫《绝句》:“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若不是放下自我,委运任化,以心观物,何来如此本真的鸟语花香,春意满眼。《鹤林玉露》评曰:“上二句见两间(天地间)无非生意,下二句见万物莫不适性,于此而涵咏之,体认之,岂不足以感发吾心之真乐乎?”在古人的诗句中,发现天地万物的“生意”和任情适性的怡悦,确足以触发读者潜藏心底的生命乐趣。修佛参禅的